

第九章 其他共產國家的國際廣播

劉梅君

前 言

多數共產國家的電台，都能躋身於國際大電台的行列，這證明了一個趨勢：即共產世界的國際廣播，已被視為國家獨特的重要政策。不過在節目製作上，其中仍有很大的差異，此種差異在政治及文化上具有相當的意義。

不可否認，蘇聯對其他共產電台有極大的影響，從他們設電台起，就得到蘇聯科技上的支援，及對節目製作的忠告。另外在廣播計畫、外語廣播的選擇及節目的主題上，每年或常常由蘇聯召開會議討論。不過這種完全的合作與協調，在一九六一年末期及六二年初，因阿爾巴尼亞繼中共之後，以俄語廣播攻擊蘇俄起，而告中止。從此一些共黨國家間意識型態的鬥爭變為緊張。另一些共產國家，如古巴則保持中立。還有的國家，如波蘭則盡量減少意識型態的廣播內容。更有國家，如阿爾巴尼亞，在它對中共及蘇聯的廣播中，則採取「你們原是一丘之貉」的姿態。由此可知，昔日「和諧」的光景已不復見。

大多數共產主義國家都很重視國際廣播，在BBC的排名手冊中，有八個電台列於前三十名

，其中USSR、中共、北韓及阿爾巴尼亞等四國排名前十名。大部份電台均擁有一百到二百四十千瓦的短波發射機，少數則有中、長波高達五百及一千瓦的發射電力。在廣播用語上，大多為八個或八個以上。

此文乃擇其中六家國際電台，來看各電台的目的與運作取向。

第一節 阿爾巴尼亞的弟蘭那電台 (Radio Tirana)

此台由阿國游擊份子，成立於二次世界大戰時。廣播地區是歐洲，因此開播時的語言包括英語、法語、希臘語、義大利語、塞爾維亞—克羅埃西語 (Serbo Croat)，一直到一九五三年，因電力太弱，乃借用保加利亞的發射電台向美國的聽眾廣播。電台在五〇年代，無顯著的成長，六〇年時每天以七種語言做七小時的廣播。但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電台沒有什麼差別：攻擊西方，讚揚蘇聯；詆斥殖民主義，宣揚共產國家的兄弟愛。

但此情況在一九六一年整個的改觀了，因保加利亞收回出借的發射台，迫使該台停止對美的廣播。然而不久因得北平電台的轉播之助，乃告恢復。同年十月，該電台中止以阿爾巴尼亞語轉播莫斯科電台的節目，十一月中止俄語的廣播。此時莫斯科電台的國內廣播增加二個新頻道；恰與阿國電台的頻道重疊。很明顯的，蘇聯此項作法是在壓制阿國電台。共產國家間的廣播戰從此開始。

阿國電台自始受蘇聯科技、財政上的資助頗大，與蘇決裂後，中共乃插手助其完成發射台的建立與器材的補給，廣播活動因而增強，在四年內每週廣播時數增加為原先的兩倍。另外又引進或恢復對中歐及東歐的語言廣播。整個廣播有對中共、阿爾巴尼亞的讚揚，對蘇聯及華沙公約國的譴責。

弟蘭那電台的廣播服務並不廣；無非洲地區語言廣播，而亞洲只有印尼語，大部份是以英語及法語廣播，一九五七年乃有阿語廣播，此台主要廣播仍以歐洲語言為主：一九七〇年，十七種語言中有十五種是東、西歐語，一九八〇年，二十二種中即有十七種。

七〇年代來，此台在政治取向上有轉變：四〇年代末開始評擊美國，六一年開始攻擊蘇俄，現在箭頭則直指中共。這轉變乃因該台認為中共與美建交，脫離了馬列主義的原則。

此台在八一年，以三十二種語言每週做五百五十小時的廣播，其中十種語言及百分之四十的轉播時間是向其他共產國家廣播。一九七八年阿國與中共決裂後，要維持這麼一個大電台確實不勝負荷，連先前中共提供的印尼語及阿拉伯語廣播，如今也要自己承擔下來。

多年來，弟蘭那電台以二種特色出名：表現風格和 Sver Hoxha 的獨特作風。在風格上，被廣播俱樂部公認為世界上最不易聽懂的兩電台之一。

就 Sver Hoxha 其人而言，少有共產國家的政治人物享有如此權力並受國內外媒介的頌揚。過去三十年來，聽眾能信賴他的廣播。

第二節 中共的北平電台

中共早在獨立自主前即有國際廣播活動，一九四五年在延安的一座寺廟建立了一架三百千瓦的發射機。北平電台的發軔乃始於此，不過當時能接收的範圍，未達中國領土以外。廣播語言主要是國語，第二年增加英語，爾後幾年又增加了十二種語言，包括二、三種中國方言及東南亞及韓日語。一九五六年，加入高棉及寮語，但停止了蒙古、西藏語。北平電台成立的前十年，只能算是區域性的國際電台。

北平電台的廣播在倡議人民解放運動，宣揚國際共產主義，認蘇聯為領袖，自認為是帝國主義的敵人，報導中共在毛澤東領導下的進步狀況。

一九五六年，先以英語、西語、阿語、波斯語、土耳其語及中國各種方言向歐洲、中東、非洲、南亞及東南亞廣播，每週廣播時數，自一九五五到五七年增加兩倍。在共產國際電台中，北平電台僅次於莫斯科電台。

幾年前，北平電台在對台灣的廣播上，據有很特別的角色，一九四九年，中共控制大陸後，首先從上海電台向台灣做特別廣播，五四年時改以北平電台，五八年時人民解放軍的福建前線電台開始對金門、馬祖的駐軍做廣播。上述兩電台，不久每週對台及外島做一百小時以上的廣播。七十二年時，時數加倍。廣播內容不外攻擊國民黨政府並向聽眾遊說大陸的建設進步，有時又邀

請從台灣及外島投奔大陸的中國人，親自廣播他們的故事。另外也攻擊美國，指稱美國是不可信賴，腐敗的紙老虎。

一九六二年，開始俄語廣播，每週三個半小時。但截至六十九年時，竟然陡升至每週一百六十二小時，每天二十小時，二十八個短波、五個中波分別廣播。北平電台的主要共產國家對象是蘇俄聽衆；對華沙公約國的語言廣播，則在一九六七至六八年開始，透過弟蘭那電台代爲轉播。此時北平電台每週總播時數是一千一百五十小時，接近蘇聯的一千五百小時，語言有三十六種，莫斯科電台則有六十二種之多。

儘管北平電台廣播語言及時數不少，但時至七〇年代，它開始面臨設備過於陳舊的困擾。廣播中斷乃成常事。七〇年初期，最高的發射電力是一百二十千瓦。文化大革命爆發，改進希望渺茫。七〇年初期到中期，除一九七五年對台灣及沿海島嶼的廣播時數，有顯著的增加外，這段時期可謂毫無絲毫改變。時數、語言、內容均如以前。對美蘇仍是攻擊叫罵，毛語錄的覆誦播放，標舉中共的進步，革命音樂仍爲例行廣播。整個說來，北平電台的廣播，帶有很強烈的反帝、反日色彩。

但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美及七五年自越南撤軍後，中（共）美關係起了很大的改變，連帶也緩和了北平電台對美國的批評。對蘇的攻擊則絲毫不變。尤其當中越關係惡化，導至中共軍隊進入越南領土後，北平電台對蘇聯攻擊更爲強烈。

自從中（共）美關係改進後，中共對西方的態度轉而較爲開放，旅遊業也較蓬勃。這些改變

使得北平電台的廣播較偏重於中國的傳統方向，對新聞稿的準備及播送也較以往爲留意。另外北平電台也開始安排人員到其他國際電台，如VOA去學習。一九八〇年春，VOA就接納了數名北平電台記者。

中共除有官方的國際廣播外，另爲了外交政策，各流亡團體等等之所需，而設立許多秘密電台。一九八〇至八一年仍在進行廣播的秘密電台有：緬甸人民之音、民主柬埔寨之音、馬來亞革命之音（在八一年時據說被馬來亞民主之音所取代）。泰國人民之音，在一九六二年開播，七九年取銷。

北平電台在五五年的每週廣播時數是一百六十小時，十三種語文，但至八〇年時增至每週一千四百小時，四十三種語文。內容依然著重對亞洲及共產國家的廣播。後來喪失了阿爾巴尼亞的轉播發射台後，使得北平電台無法以強勁的電訊向中東及歐洲廣播，南、北美就更別提了。近年來它有更新設備，但北平電台似乎已滿足於維持現狀。

在VOA、BBC、及DW所做的大部分調查顯示，很少有聽衆提到北平電台。一九七二年在墨西哥所做的一項USIA的調查指出，北平電台在國際電台中排名第八，但只有百分之零點四的聽衆，聲稱他們是每週收聽一次，另外在其他地區的調查結果均顯示，收聽該台廣播的人數比率均極小。

或許北平電台並不想吸引許多聽衆。不過它仍是馬列意識型態的傳達者。今天北平電台在幾種語文廣播上，較具溫馨、親切的風格，所以若選擇性的收聽，仍可欣賞到悅耳的中國樂曲，及

知道許多中國的歷史及當代生活狀況。

第三節 古巴的哈巴那電台 (Radio Habana)

古巴卡斯楚 (Fidel Castro) 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主政後，即利用廣播電視，以達成政權穩固及經濟改革。在六一年五月，即投資建立了一座五百千瓦的發射台，即哈巴那電台，希望藉該台以向全球「傳播他個人的真理」。

事實上，一開始該台的廣播對象就有輕重分別：以西語向拉丁美洲的廣播（每天十一小時）竟比以法語及英語的總時數要來得多。另外，對加勒比海也以西語做特殊的廣播。流亡的拉丁美洲團體，也使用哈巴那電台的設備。一九六二年，又增加對美國黑人的廣播，名為 Radio Free Dixie。它利用設在哈瓦那的五十千瓦中波的電台設備，做一小時的廣播，內容有評論及爵士樂，偶然帶有嘲諷口吻。廣播中乃暗示，美國黑人是被白人所剝削利用的一群人。但此廣播在一九七〇年初就中止了。

哈巴那近二十年來一直是個區域性電台。六〇年代增加好幾種語言：對加勒比海區及拉丁美洲增加 Creole, Quechua 及 Guarani 三種語言，對北非增加阿拉伯語。但最大電力才一百千瓦，因此美洲以外地區的接收仍是個問題。後來越戰的緣故，該台在整個共產主義的廣播中才開始扮演較重要的角色。有時，該台被用來當作其他遠地共產電台向美洲廣播的轉播台。

哈巴那電台過去常選擇播古巴的音樂，但自六〇年末以來，才開始播送一般性的音樂及較不具爭議性的特寫素材。如「古巴側影」是介紹某位古巴市民的成就；另外「P.O.Box 7026」則為回答聽眾來函的論壇。然大致而論，節目計劃變化並不大。儘管軟性素材佔大部份，但對反古巴及反蘇政策的人而言，該台的政治立場仍是相當強烈的。

一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該台仍抱著遠離中俄衝突的立場，但從此以後，它涉入這場衝突裏。例如：在七九年中越邊境的衝突事件裏，該台起而攻擊中共，稱鄧小平是個小丑、是法西斯主義的信徒。並聲稱鄧某一定獲得美國政府的鼓勵，而從事反越的侵略行動。此台頭號攻擊對象是美國政府，認為美國政府是反對國家解放運動。

一九七九年，莫斯科電台透過古巴轉播它的廣播，為了報答古巴的幫助，莫斯科電台乃為哈巴那電台自蘇聯以法、葡、西、阿語為其安排轉播。總之，哈巴那電台每週時數及廣播語言，大致上說來無重大改變。七九年初，每週廣播時數達三百二十五小時以上，使用八種語言。然時過八年，得蘇聯轉播之助，每週廣播時數已超過三百八十小時，但語言仍是八種。

此電台是除莫斯科電台外，共產國際電台中在民意調查中，最出色的一個電台，電台本身不作聽眾調查，但BBC及USICA, VOA的調查顯示，該台在拉丁美洲位居第一位。其生產組織具有相當專業化的技術，而對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的反政府行動均有報導，如此乃吸引了為數不少的聽眾。

第四節 柏林國際電台 (Radio Berlin International)

柏林電台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內，一躍而為華沙公約國中的領袖地位。該台為官方的機構，十年內從二種語文：英、法增加到十種，每週廣播時數從九小時到三百小時以上。東德秘密電台的成長也相當快速。

秘密電台是隨著政治風向而消長。七〇年代初期，隨著東西德關係的正常化，而使得某些秘密電台消失了，如 *Freiheitsender 904*, *Deutsche Soldatensender* 等等。東德仍為秘密廣播的主要中心。

柏林電台除從事秘密廣播活動外，它本身在國際廣播上頗為出色。一九八〇年使用的語言有十一種，每週時數超過三百七十小時，以短、中波向世界許多地區廣播。其阿拉伯語廣播，不管以任何標準來衡量均相當多，每天幾乎六小時，和西德的 *Deutsche Welle* 相當。它也是除蘇聯外，唯一有 Hindi 語廣播的華沙公約國電台，另外也以史瓦希利 (*Swahili*) 語每天做九十分鐘的廣播。柏林電台也鼓勵在開發中國家成立柏林電台聽友俱樂部，討論廣播的內容及談論以多種語文發行的柏林電台季刊。

柏林電台的廣播內容，主要在陳述東德良好的經濟狀況，西德的逐漸挫敗及新納粹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的集體力量，美國的販賣戰爭行為，及東德與開發中國家的合作等。另外該台常提及

的是：東德是最好、最先進的工人國家。

柏林電台廣播的特色是將訊息親身化，作法就是強調這些訊息是某特定個人的信仰和行爲。但因該台常以一種很正式的散文風及一種一絲不苟的讀稿方式來廣播，因此有效性降低很多。柏林電台主要是對西歐、東非、北非、中東及南亞廣播，次對美國、亞洲及非洲其他地區。

第五節 匈牙利的布達佩斯電台

匈牙利和捷克斯拉夫一樣，在三次大戰前即在東歐共產國家中的國際廣播上，表現得很傑出。布達佩斯電台最初在一九三七年成立，以匈牙利語、英語及西班牙語廣播，爾後幾年又增加法語、德語及義大利語。二次戰後增加俄語及 Esperanto 語。一九五〇年及五一年時又分別加入希臘語、芬蘭語及土耳其語。

該台自一九四〇年代末到五〇年代中期的成長率，比起大部份共產國家電台而言，要來得高，五〇年時每週時數八十六小時，至五五年時一百一十五小時。但一九五六年的一場起義突然扭轉了這種成就。因爲在這年年底每週廣播時數竟然不及五十小時，不過在後來一年內又回升至一百小時以上，一九六〇年以後，廣播時數乃在一百至一百三十小時之間。所有廣播語言總數爲七種，全是歐語。

該電台節目製作大致說來極富變化，較爲輕鬆及親身化。其德語、土耳其語、義大利語及希

臘語的廣播，每天在許多頻道上同時播放一小時以上，因此可想見聽衆人數必定不少。廣播內容也不外宣傳匈牙利的進步；華沙公約國的團結；但和一般共產國家電台不同的是：它對美國、北大西洋公約國及中共的譴責較少；另外也可聽到該國希望拓展觀光事業的意願，因為觀光收入已成為其重要收入。

一九五六的獨立運動，及六〇年代與七〇年代所採行的經濟政策，對布達佩斯電台的發展，造成負面的影響。如今它在歐洲以外的聽衆群，比其他任何一個華沙公約國的電台之聽衆群還小。不可否認的，它的廣播仍是支持華沙公約國的政策，但顯然，在這方面所花費的廣播時數要比其友台來得少。匈牙利電台在秘密廣播活動上，規模從來不大，在一九六八年時就中止了。簡言之，布達佩斯電台在華沙公約國的電台中，並不是個很具威望，具有重要性的電台。

第六節 北韓的平壤廣播電台 (Radio Pyongyang)

平壤電台成立於韓戰爆發後不久，一九四九年元月即以韓語對南韓廣播。戰爭期間又加入英語及日語廣播。戰爭結束後，即中止了英語廣播，到一九六〇年後才又恢復。在這以前，日語和韓語是平壤電台的主要廣播語言，但偏重比例相當懸殊：日語一週僅七小時，韓語則高達一百三十四小時。一九六〇年後，除恢復英語外，新加入Krugog Esperanto、法語、俄語、西語、阿語。當然，韓語仍是主要廣播語言，廣播也以韓國事務為主。共產國家的電台而言，在排外好戰

的個性上能與平壤電台一較高下的，只有弟蘭那電台，此二電台在風格型態及呈現的乏味上也類似。

一九八〇年代，平壤電台每週以二百小時以上的時間，用韓語主要向南韓及日本廣播，這招果然奏效，許多已脫離韓籍的韓國人，不論其祖先是否來自北韓，均回到北韓定居。日語是第二大廣播語言，從一九六二年每天一小時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十小時。

對北韓而言，日韓間的關係是相當重要，因為北韓不欲見到日本與南韓間保持太友好的關係，彼此又有良好的貿易往來。

平壤電台之所以有俄語及Koryu語廣播，是因這二大勢力對北韓的經濟及政策有最大、最直接的影響。

阿語廣播從一九七〇年開播以來，以每天一小時的時數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五小時以上。增加阿語廣播的目的，有部份是爲了干擾南韓和阿拉伯世界發展更親密的關係。另外英、法、德語的廣播，主要是向歐、亞的聽衆廣播，而西語則針對歐洲及拉丁美洲的聽衆。

因北韓位於二共產超級強國之間，因此情況特殊。在金日成（Kim Il - Sung）領導時代，北韓乃實行比蘇聯及中共還要教條化，還要史達林式的共產主義。平壤電台和其所屬革命黨之音電台，均避免提及中俄間的紛爭，甚至也很少將這二個國家當成各別的獨立體來談論。常常提到的倒是南韓及美國，並指稱他們的政府領袖是人民的公敵。不過當南北韓進行和平談判時，這些攻擊就自然減少了。

就像阿爾巴尼亞強人 Enver Hoxha 一樣，金日成也是平壤電台每天廣播的核心人物。甚至連他的兒子金正日（Kim Chong-il）也被譽為是行爲的楷模。

平壤電台的音樂節目大部份是革命樂曲，少有古典音樂。而播報員以外語廣播時，語調單調貧乏且奇怪。該台可稱得上是 DXers 最不受歡迎的電台之一。

第七節 結 論

儘管此章所提及的電台均被稱爲共產主義國家的電台，但是他們彼此間仍存在著極有趣的異同點。

第一，電台間發展的快慢不一，但大部份在七〇年時已發展到目前的景況，換言之，過去十年來沒有極大的變化。

第二，華沙公約國的電台對東、西歐的危機事件，表現出一些有趣的反應類型。如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於是蘇聯及羅馬尼亞增加了匈牙利語的廣播時數。一九六八年捷克暴動，於是東德、匈牙利、波蘭及蘇聯等國紛紛之開播或增加捷克語和斯洛伐克語的廣播。七〇年代中期葡萄牙的政治不穩定，使得大多數華沙公約國增加了葡語廣播。

第三，華沙公約國電台在新聞廣播的內容上，相似程度非常的高。可能是因爲所有公約國的電台都接收塔斯社的電訊使然。

第四，除莫斯科電台外，其他華沙公約國電台均無海外通訊記者。新聞廣播絕大部份是直接譯自通訊社稿。且這些新聞廣播常可預測個十之八九，不外是這些國家政治領袖的宣言或活動。如果澳洲沉入太平洋了，這事件的報導絕對擺不上頭條，因為他們這些政治領袖的一舉一動更重要。另外在某些新聞廣播上也缺乏時宜性，可能原因均是人為有意造成的。不過今天電台的行政者與編輯較過去注意到時宜性的需要。

第五，有些電台有秘密廣播活動，有的則無。為什麼有的願意這樣做，有的却不，原因不是很清楚，也許是因為有的國家有流亡團體存在，意識型態相近或受信任等所影響。

第六，除莫斯科電台和北平電台外，大部份共產電台總是向其地理區域內的聽眾廣播，少有針對遠地的聽眾做廣播。很少有華沙公約國電台是以開發中國家的本國語言做廣播，原因可能是找不到現成可靠的撰稿人及播音員；缺乏必須的發射電力；未獲蘇聯的支持；蘇聯當局會干涉這類的決定。

第七，儘管我們無法獲悉這些共產電台的財政預算數字，但似乎並不樂觀。因為曾有波蘭、東德、羅馬尼亞、及蘇俄電台的人員指出，他們很想訪問廣播所及的國家，以了解該國及當地的聽眾，但此願却未能得償，原因是財經上的理由多過政治上的理由。另外顯示電台財政緊縮的事實是，他們總是不容易得到現款去訂購在廣播所及國家中出版的雜誌報紙。若不訂閱這些刊物，他們就無法適時、具體正確的描述這些國家的生活景觀。

最後，大多數電台會要求聽友來函，但無一電台會做正式的調查。首先可能是因意識型態的障礙

，其次是缺乏調查所需的資金，另外可能是想避免萬一調查聽眾的結果數字很低時所造成的困窘。大部份電台行政人員都談到，希望能向更廣大的群眾廣播，但實際上他們所行的却是另一套：他們較熱衷於向意識形態附合於他們的聽眾廣播。

第十章 第三世界國際廣播

第一節 前言

「第三世界」究竟所指為何，至今仍是爭論甚廣的一個名詞。不過，一般人大致同意，第三世界不應包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華沙公約組織及歐洲共同市場組織等內的這些國家。而如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國家、中東、南亞、東南亞、遠東（日本除外）、非洲（南非除外）及大部份太平洋群島國家，則屬於第三世界範疇之內。除了一些阿拉伯國家有較高的國民所得外，絕大部份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總不及非第三世界國家。

由於第三世界國家在二十世紀的前半葉，仍隸屬於殖民統治之下，殖民國並未提供充分的外界消息，直到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興起殖民地獨立的浪潮後，這些國家才開始有國際廣播。而國際廣播就像新的國家通貨及國家航線一般，成為國家的一種標誌。不過及至致力於國際廣播時，發現情勢對他們相當不利：廣播的頻道早已被先進國家國際電台佔滿了。在此情形下，他們只好退而求其次，做地域性的廣播，所能廣播到的範圍就僅限於鄰近的幾個國家。

第三世界國家，除面臨頻道缺乏的問題外，更嚴重的是，沒有幾個國家能製造必要的廣播與轉播設備。所以大部份都必須以現金向國外購買。而當地能操外語的人才，也紛紛為政府及商業機構所羅致，因此能從事國際廣播的人才更形稀少。再者，國內新聞通訊社，常常新聞蒐集不夠使得國際電台無法對自己的國家或鄰邦多做報導，因而只好轉而依賴大的國際通訊社。

大部份第三世界國際電台的起步很遲，但其中有幾個努力經營已獲得地域的重要性，如埃及與加納（Ghana），因為其領袖多具有奇里斯馬（Charismatic）特質，且頗活躍於外交界，像埃及的納瑟（Gamel Nasser）總統，及加納的克魯瑪（Kwame Nkrumah）總統，他們想在國際舞台上露頭角的野心大，故其國際電台在其領導下也辦得有聲有色。目前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廣播，以三、四種語言廣播，且發射電力自一百千瓦至二百千瓦已成了慣例。

此章乃譯四個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廣播電台加以詳盡的介紹，並簡短的介绍第三世界國家在某地區內的國際廣播活動。

第二節 內撒哈拉非洲

一、概述

內撒哈拉非洲國家中，有二十個廣播電台，但在一九六〇年前，能稱為國際廣播電台的只有四個，分別為：

(一) 比利時剛果的「善意電台」(Goodwill Station) ；

(二) 二次大戰法國流亡政府所建立的 Radio Brazzaville ，位於法屬剛果境內；

(三) 莫三鼻克的 Radio Lourenco Marques ，屬於國際商業電台；

(四) 利比亞的 ELWA ，是美國新教正統派組織所支持的一個國際性宗教電台。

時至一九六〇年代，伊索匹亞、奈及利亞、加納、幾內亞、象牙海岸、塞內加爾 (Senegal) 才有了小型的國際電台。一九六〇年底，索馬利亞、坦桑尼亞及前比屬剛果也紛紛設立了國際電台。(比屬剛果的國際電台在這以前是處於時續時斷的狀況) 一九八〇年，除了 Radio Lourenco Marques 及比屬剛果的薩伊 (Zaire) 電台外，其他上述提及的電台，仍在進行國際廣播。此外新加入的國際電台尚有安哥拉 (Angola)、喀邁隆 (Cameroun)、柯莫羅 (Comoro)、加彭 (Gabon)、利比亞 (Liberia)、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 馬拉威 (Malawi)、莫三鼻克 (Mozambique)、史瓦濟蘭 (Swaziland)、商業電台)、烏干達 (Uganda) 及桑比亞 (Zambia) 等國的國際電台。在亞屬撒哈拉非洲，尚有外國政府及機構經營的各種宗教性或其他性質的國際電台或轉播台。

此區電台之增長確很可觀，但其廣播少有擴及非洲大陸以外的地區，頂多是各國的鄰邦而已。這些國際電台最大的則分別以六、七種語言外廣播，不過大部分只有二、三種語言。很少國家的廣播電力會高過一百或二百千瓦。只有奈及利亞目前每週廣播時數，高達一百小時以上。另外許多電台常常發生故障，而後援設備又不足，因此某些電台或某種語文廣播，常常在空中消失數

小時，甚至數日。

大部分非洲國際電台節目表的內容大同小異，不外一些國內外新聞、本國的生活情況及當地音樂。大一點的電台及少部份小電台設有聽眾信箱。在新聞的採寫及廣播水準上，則有很大的差異；有些電台直接自政府的新聞稿翻譯而播報，而這些新聞稿通常是又臭又長，兼之嚴肅正經，再加上播報者播報得不甚流利，讓人聽起來覺得他們似乎在播報前，沒事先流覽一遍！其次，沒一個電台會做調查研究，充其量只有少數電台會分析聽眾來信，及偶而發寄問卷而已。而國際電台所做的調查，偶而也會出現為數相當的聽眾數字，如奈及利亞、加納、坦桑尼亞三國的國際電台，其聽眾數目相當多，至於在非洲以外地區進行調查研究，則屬鳳毛麟角。

在非洲以外地區的調查中，不見這些電台的原因是：大部份非洲國際電台的預定聽眾對象，一部份是海外的本國公民，如外交官、商人及學生等。不過有些電台對非洲以外地區則很有興趣，像阿拉伯國家、西歐及北美等。舉例來說，奈及利亞國際廣播電台，每天以阿拉伯文做九十分鐘的播報；其他電台則有三十至六十分鐘的阿拉伯文廣播；有六、七個電台，則以英語及法語向歐洲廣播，或以英語向北美廣播。但問題是：大部份的電台只有一個頻道向外廣播，而其轉播台的電力以今日標準衡量，也是相當弱，因此對外廣播，能觸及的區域是極為有限。

二、奈及利亞

奈及利亞廣播電台，是在剛果獨立之後設立的。奈及利亞之音（Voice of Nigeria）在

九六一年，自四個一百千瓦的電台，分別以英語、法語、豪撒語（Hausa）、史瓦希利語（Swahili）及阿拉伯語廣播。但每週播報時數不超過六十小時。

一九六〇年代來，奈及利亞發生內戰，此戰才令其政府驚覺到外界對它的陌生，也才發覺到世界輿論竟是同情其國內的東奈及利亞的分離主義者。內戰帶來的覺醒，促發了政府官員的討論，決定有必要加強奈及利亞之音的廣播電力。然而，多年過去了，仍未見付諸實行，直到一九七九年，才見建立兩座各為二百五十千瓦及五百千瓦的發射站。奈及利亞的石油為其帶來財富，此外它在整個非洲國家居於領導者的地位，因此欲爭取外界更多注意更為熱切。在此同時，加納的國際電台幾乎沒有廣播活動，而奈及利亞則顯得一片蓬勃生機，不僅廣播電力加強，每週廣播時數也增加了，如從一九七八年的每週六十三小時，增加到一九八〇年的一百六十小時。

奈及利亞之音的廣播語言，分別有英語、法語、豪撒語（Hausa，奈及利亞主要黑人族語）、阿拉伯語、史瓦希利語（Swahili，東非剛果共用語），另外於一九七九年又加入德語。此電台早期是播報奈及利亞及非洲的消息，但近年來播報的消息愈來愈有專業口吻；在新聞報導方面，也盡力避免不具批評性的官方新聞稿。

將來奈及利亞是否仍保持對國際廣播的興趣，這且拭目以待。但未來此電台不會再增闢新的語文廣播，因為補充裝備的困難（奈及利亞之音位於象牙海岸，生活費特別的高），再加上它並不想成爲非洲不同政治反對運動的廣播台，也不想陷入東西的衝突，因此它就沒必要提供這麼多種的語文服務。此台目前廣播內容，是關於奈及利亞的生活面，而新聞報導也側重本國及非洲地

區的事件，因此聽眾群將會增加。不過近年來，不甚注重國際廣播，因此，若要成爲非洲其他地區主要的國際電台，則將必是一場艱苦戰。

三、祕密電台活動

過去二十年來，非洲經歷了多次自由解放運動；有的運動爲時頗長；有的很短；有的得到其他美洲國家的繼續支持；有的得到支持却又很快失去支持。就中最常見的支持形式是祕密廣播。各個自由解放運動性質迥異，但運用廣播的方式却很相似：節目很短，約十五至三十分鐘；以各種非洲及歐洲語言向目的區域廣播；以低電力轉播台廣播，且只有一至二個頻道。

自由運動祕密廣播，在六〇年代及七〇年代就存在。從薩伊、剛果到安哥拉，從利比亞到查德（Chad）等均可見。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此類的活動由 James Kushner 精簡的介紹過。有的活動仍進行着，但大部份均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新的廣播服務。坦桑尼亞的 SWAPO 電台至少有四個廣播站（分別是 Brazzaville、Luanda、Lusaka 及 Dar-es-Salaam）。Eritrea 增加其祕密廣播以助自由解放活動，而這時廣播活動分別由不同政黨，以不同名稱呼之：如「老虎革命之音」（Voice of the Tigre Revolution）、「伊瑞垂恩革命之音」（Voice of the Eritrean Revolution）等。

這些電台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也許收聽之後對人會有危險性，但甚少有人做這方面調查研究

。這些具有爭辯性口吻的廣播對擁護者而言，極富吸引力；但對不信仰它的人而言，就起不了作用。另外，有的電台設備是由外國資助，所以有些廣播必須是資助國所感興趣的內容，例如伊拉克的「伊瑞垂恩革命之音」就是如此。

四、未來的廣播活動

若秘密廣播活動在過去十年有減少的趨勢，合法的國際廣播則恰恰相反：一九八〇年以來，似乎前程看好。如加彭新建立的「非洲一號」，具有四座電力高達五百千瓦的短波台，以使非洲大陸能清楚的收聽到廣播。儘管此電台主要廣播是熱門音樂，及商品廣告，但對非洲聽眾而言，這無損於加彭的形象。

肯亞計畫在一九八三年開始國際廣播，辛巴威則計畫更早進行國際廣播。但不論目前或未來的廣播，似乎仍只限於非洲大陸，因限於低電力及不利的廣播頻道之故。廣播無法超越大陸的話，世界其他地區就無法收聽非洲觀點的非洲新聞。

第三節 北非和中東

一、概述

北非和中東的石油財富提高了當地的國民所得，使得外界很難視其為第三世界國家。而他們

也不認爲在政治上和美、俄有任何聯盟關係。埃及已故總統納瑟（Gamel Abdul Nasser），被視爲第三世界運動的創始者。另外這地區的其他政治人物，如伊朗的柯梅尼、利比亞的卡達費均被視爲第三世界的著名領袖。

北洲和中東的國際廣播，與內撒哈拉非洲類似。此區在一九五〇年代末及一九六〇年代初，許多國家尙未獨立，因此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國際廣播電台數量極少。埃及、以色列、阿拉伯三國是在一九四〇年代末及一九五〇年代初才開始有國際廣播。摩洛哥在一九五〇年代，是許多國際電台的廣播及轉播台的大本營，但其本國的國際廣播則是在一九五九才開始。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蘇丹、約丹、敘利亞、伊朗、科威特、黎巴嫩，則在一九六〇年代紛紛成立國際廣播。利比亞、卡達（Qatar）、杜拜（Dubai）、阿拉伯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則於一九七〇年代加入。簡言之，此區幾乎每國都有一個國際電台；而豐富的油礦，使其有能力加強電力高達二百五十、五百、一千，甚至二千千瓦的大電台，增加其聽衆群。

此地國際廣播受歡迎的原因是：對口說語言有喜好及尊敬；特別是阿拉伯語，極富感情口語特性及文學氣質，因此是廣播常可見到的語言。此外，此地傳統對權威採不信任態度，因此連帶的對國內廣播也不信任；反而習慣聽國外廣播。一九三〇年代來，一些電台自歐洲的意大利、德國及英國，以阿語向阿拉伯世界廣播。其次，此區文盲很多，這使得收音機很受歡迎。最後，此區政變、武力侵略及戰爭頻仍；再加上各種意識型態的衝突，這都使得收音機成爲主要傳達意識型態的工具。

此區國際廣播，不同於內撒哈拉非洲的地方在：這兒每天廣播總長達好幾個小時；廣播範圍達歐洲、內撒哈拉及南、北美洲與南亞洲。只有以色列向東歐和蘇聯廣播；少數阿拉伯國家，向東南亞回教國家廣播。在世界各地渡假、工作、讀書的阿拉伯人是經常的聽眾。因此針對他們而設計的大部份節目，包括有國內廣播的轉播。大部份的電台是由各國政府經營，其中一少部份有商業廣告。最後，因為此區國家很注重宗教，所以大部份電台都有宗教節目，其中利比亞、沙烏地阿拉伯及埃及各有專門宗教電台，除宗教節目外，其他節目均不播送。

二、埃及

埃及在一九五二年反抗殖民主義前，已有完善的國內電台，但無國際電台。然而這一年中，埃及建立了一座國際電台，這就是後來舉世聞名的國際電台前身。當時身為反抗領導者之一的納瑟（後來埃及總統）就看出收音機是很好的傳播工具，它能傳遞訊息，加速殖民及保守政府的傾覆，重新恢復阿拉伯的光榮。另外，他也看出國際廣播在對抗以色列及解放內撒哈拉非洲國家上，是一個極具效力的武器。

最初向納瑟提出設立國際電台構想的人，是他的傳播顧問Mohamed Abdelkader Hatem，但使此電台在很短時間內設立發展的，則是納瑟的熱情支持。一九五三年七月四日，第一座埃及國際電台；阿拉伯之音，終於開播，到一九五〇年底，即發展成爲一座全天候阿語廣播的電台。不久，在往後的五年裏，以阿語、希伯來語、英語、法語、德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庫德語

(Kurdish)、土耳其語、索馬利語、史瓦希利語、印度語(印度斯坦回教的通用語)、孟加拉語、馬來語、印尼語、蘇丹語、阿比西尼亞語等語言所廣播的國際廣播電台(International Service Broadcasting)，加入原先設立的埃及國際電台。大多數的電台每天廣播三十至四十五分鐘，極少有重覆。所有電台各自只有一個頻道，最大電力只有一百千瓦。

不過就埃及電台而言，電力傳達至北非與中東是綽綽有餘。許多流亡在外的人，組成團體，發起獨立運動或反對運動，都是藉廣播之力，將其信息向分散在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伊拉克及其他國家的追隨者、信仰者廣播。「阿拉伯之音」會廣播自己的評論及報告；這些評論報告有的在乎顛推翻殖民政府或親西方的政府(如伊拉克即是)；有的在呼籲將西方顧問撤離到阿拉伯政府中去(如約丹)更且常常苛責以色列是中東的「異類存在」(alien presence)。另外史瓦希利語的秘密廣播，也攻擊英國在肯亞的殖民統治。此電台除效力於納瑟外，也支持埃及的反殖民政策。此電台另一項優點是，廣播清楚、聲音宏亮；有時且是某種語言節目的唯一廣播電台。此外，它亦經常播放阿拉伯世界，最受喜愛演藝人才的表演節目。另外也轉播埃及電台播送的主要宣傳資料。

阿拉伯之音最引以為傲的一次成功廣播，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廣播喚起革命武力，揭發葉門貴族政府的無正義與對人民的嚴格限制，而使得皇家政府終於倒台。但此電台在所謂「六日戰役」(Six-day War)的報導上，也馬前失蹄過一次，原因是播報者誤報阿拉伯戰勝了以色列。事實上，此勝利乃莫須有之事；結果聽眾有受騙的感覺，主持人Ahmed Said 很不名譽的引

答辭職。(Ahmed Said 曾被喻爲宣傳運動的英雄)

在納瑟總統死前，「阿拉伯之音」一直在攻擊以色列，但却停止對他國的攻擊，原因是一九六七年以前，經常受攻擊的沙烏地阿拉伯是少數幾個能解決埃及經濟困境的國家之一。對以色列的攻擊，在一九七五年以埃簽署和平條約後就停止了。但埃及這項舉動却激起了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廣播攻擊，這使得埃及只得以廣播做反擊。

一九五〇年末及六〇年初，確是「阿拉伯之音」的輝煌期。此時，埃及仍不遺餘力的擴展它的國際廣播，最顯着的擴展是向內撒哈拉的廣播。一九五五年成立「非洲之音」，當時只有史瓦希利語廣播，結果十年之內，廣播語文已多達十四種，包括英語、法語、葡萄牙語，及非洲，尤其是南非語言。至一九七〇年，又有西非的五種語言加入。

埃及電台之選播這麼多非洲語言的目的，在鼓勵反殖民運動，及反新殖民主義運動，以強固伊斯蘭教 (Islam) 的努力。多數語言只佔用一種頻道，每天播報四十五分鐘。廣播詞撰稿人及主播者均是流亡團體或在開羅大學就讀的非洲學生。所以廣播稿的供給來源，並不是相當可靠的，有時這些人因事臨時離去而使得廣播無法繼續。

其他特殊的國際廣播、中東商業電台 (Middle East Commercial Service) 及聖可蘭之音 (Voice of Holy Koran)，在一九六〇年代均迅速的成長。至一九七〇年代，這集體的國際廣播；包括三十五種語言，總廣播時數約五百四十小時，這數字尚且不包括埃及國內阿語廣播的數百小時數，阿語的埃及國內廣播電台 (Egyptian Home Service)，其廣播遠達中東及北

非。

埃及廣播電台雖然提供各種阿拉伯、亞洲及歐洲的音樂節目，又有許多古埃及當代埃及與阿拉伯世界的特寫介紹，另外在一九六六年，增闢阿語教學節目，但因和以色列交好之故，使得它喪失了許多歐洲、美國、亞洲及內撒哈拉的聽眾。

在中東及北非所做的聽眾調查顯示，仍以收聽「阿拉伯之音」的人數最多，中東商業電台其次；但其他地區的聽眾調查結果顯示，聽眾不過百分之二、三而已。

廣播被用來當做埃及外交政策之工具的事實，在納瑟死後已不那麼重要了。繼位的埃及總統沙達特，雖然也充分利用廣播電視，但始終無法成爲阿拉伯國家的統一復興者，也無法像前任納瑟總統一樣成爲非洲反殖民主義的鬥士。因此，一九七〇年代的國際廣播就沒繼續增加，反而減少了少數的幾種語文廣播，如 *Ajanya*, *Sesuto* 及 *Persian* 三種語言。每週廣播時數先增繼減，由一九七〇年的五百四十小時，至一九七四年的六百四十小時，以至到一九七九年的五百四十小時。電台電力則無變化。大部份的廣播對象，是中東北洲及一部分內撒哈拉聽眾。綜觀之，埃及的國際電台，在一九八〇年，仍無法成爲一個世界性的電台。

三、祕密廣播

二次大戰後，這裏成爲一個政治紛亂的地區，祕密廣播相當活躍。可以說這地區的任一國家，都是祕密廣播的目標。巴勒斯坦戰事時，許多阿拉伯及猶太的祕密電台都活躍異常；一九四八

年戰事結束後，阿拉伯秘密電台停止廣播了，而以色列的電台則歸併爲官方的電台。一九五〇年代，以色列提供廣播時間來幫助非洲國家，特別是突尼西亞及阿爾及利亞的解放運動。在一九五六年以前及這一年中「蘇伊士運河戰爭」(Suez Canal War)起，埃及成了許多英、法秘密電台的目標。另外受秘密廣播鼓勵，及伴隨秘密廣播而來的糾紛尙有：北葉門的內戰、庫德與伊拉克的爭戰、埃及與其阿拉伯鄰邦的爭執，特別是伊拉克和敘利亞間的糾紛，一九七〇年代，伊拉克和敘利亞竟成爲此半秘密電台活動的基地。南葉門在一九七三年也成立了一座反奧曼(Anti-Oman)的秘密電台。

這些電台，有的今天仍存在，有的則消失了，阿爾及利亞在一九八〇年也成立了反摩洛哥(Anti-Moroccan)秘密電台。一九七九年柯梅尼得勢後，伊朗就出現了三、四座反柯梅尼的秘密電台。一九七〇年代末的黎巴嫩內戰，使許多代表各黨派的秘密電台紛紛成立，其中最具色彩的是黎巴嫩基督教的「希望之聲」(Voice of Hope)

世界各地均有秘密電台，但以中東地區者爲特別：其成立解散是無事先警告的，可資利用的頻道與廣播時間都有限；尤其，它常常成爲地王國的政治工具，而無法發揮應有的獨立觀點。

在巴勒斯坦的秘密電台，都避免不了下列的問題：(一)其廣播能否出現在電波上，完全依他國喜好之決定；(二)各個巴勒斯坦之音(Voices of Palestinian)，自一九五四年初登場以來，生存就一直在飄搖之中。

至於這些秘密電台影響力如何，則不確知。在中東地區所做的這些調查只顯示，收聽巴勒斯坦

坦解放組織的群眾很廣。

四、未來

從各種跡象看來，在一九八〇年代裏，這地區對國際廣播的興趣絲毫未減。而此區豐富的油礦與多衝突的特性，使得大部分有能力的國家，紛紛投資設力電力更强的電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加強電台的電力，也無法確保就受歡迎，舉例而言，利比亞和阿拉伯在七〇年代，設立了巨大電台，並未為他們帶來更多的聽眾，原因可能是，這許多國際電台的節目都是大同小異，也可能是沒有幾個電台能邀集真正的專業外語幕僚。不管原因為何，這地區對世界其他地區的輿論影響力，是微乎其微的。

第四節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

一、概述

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國際廣播，早在二次大戰前就有了。但當時許多國家仍處於各種型態的殖民統治之下，所以沒有幾個電台是來自獨立自主的國家。日本利用國際廣播向海外日人廣播，並且透過廣播以合理化其在亞洲的擴張政策。另外日本也在其佔領的國家內，設立國際廣播電台，如在泰國和印尼。澳洲則因戰爭的原因而設立了國際電台。二次大戰時，大部份的主要同盟國

家與軸心國家，也紛紛以主要的亞洲語言向亞洲國家廣播。

二次戰後，獨立運動橫掃亞洲，首先獨立的是印度、巴基斯坦、緬甸、菲律賓、印尼，後來在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大多數亞洲國家也紛紛獨立。有的在獨立後迅速的建立起自己的國際電台；有的則稍後；也有的甚至還沒設立的念頭。如緬甸、錫金（Sikkim）及不丹（Bhutan）等國，到一九八一年底，尙未成立國際電台。大部份已建立的電台規範都不小，擁有二至數個的電台，電力也從一百至二百五十千瓦不等，廣播語言由六種到十二種之多，亞洲語文最多，英語及法語也不少。每週播放時數從四十到四百不等。至於大洋洲國家，除澳洲與紐西蘭外，沒一個國家有國際電台，不過有的則設有宗教電台。

二、印度

此區的國際廣播電台以印度爲最大，廣播語言多達二十五種，每週廣播時數有四百小時，電台很多，最大的電力可高達一千千瓦。

印度在獨立之時，國內已設有一座完備的國際廣播電台，英國則在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後的一個月內，協助推動這座電台的廣播。同時，加入新的廣播語文，大部份是南亞及東南亞國家的語言，歐戰結束時，廣播語言竟達二十二種之多。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年間，英國政府停止了一大半的國際廣播，但剩下的那一小半，仍是夠讓新的印度政府，在一九四七年起，迅速的重新開始。

再度振興的國際廣播，主要對象是：

(一) 工作及生活於海外的印度人，尤其是居留於亞洲及東非者；

(二) 大部份亞洲國家的聽眾。

廣播用語方面儘量適切。一九五〇年代，其國際廣播在語言與廣播時數上，沒有什麼增加。電台的發射電力可達半徑一千公里的範圍。廣播內容着重於印度互助合作的精神及豐富的傳統文化，但對鄰邦巴基斯坦則有攻擊。

此電台在一九六五至七五年，發展達於頂峯；每週廣播時數從一七五小時，躍升至三二五以上。另外加上俄語、孟加拉語、辛地語（Sindhi）、巴魯齊語（Baluchi）。新設的二百五十千瓦的短波與一千千瓦的中波發射台，使發射電力增加至數千千瓦。促使印度電台成長的原因，是印度與中國交界處起衝突後，印度政府察覺出世界輿論無絲毫同情它，再者一九七一年與巴基斯坦的衝突，愈易使印度了解到國際宣傳的重要性。

國際廣播逐年成長，直到一九八〇年，每週廣播時數達三百八十九小時。但近年來在語言上則無增加，在發射電力上也沒增強。節目內容則仍強調印度文化，特別是古典和現代的音樂，同時也注重科學、工業、新聞與評論。另外也關切印度和南亞的發展。所有廣播語言中，英語約佔所有廣播時間的百分之三十。

印度電台對來函的聽眾會寄發問卷，但它卻沒做調查研究。像BBC, VOA及DW曾在中東、東非做過研究，發現聽印度電台者很少，可能原因是它表達事件的方式太過於正式，及過於注

重事實性的細節，這使得一般對印度興趣不濃的聽眾，愈加望而怯步了。

三、秘密電台的活動

亞洲共產國家中，尤以中共的秘密廣播最爲活躍。另外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越戰和蘇俄入侵阿富汗時，秘密廣播活動也頗積極。至於非共國家，則偶而爲之。如七〇年代初，緬甸的卡里斯登電台（Khalistan Radio）在巴基斯坦或中共的支持下；對印度進行秘密對抗；南韓也多次對北韓進行秘密廣播；另有一反政府的秘密電台，先是自稱爲Radio Mojahedin；後又改稱爲Voice of the United Muslim Fighters of Afghanistan，在一九八〇年開始，向阿富汗做秘密廣播；後來許多反阿富汗政府的電台，則先後加入它的廣播活動。凡此例子尚有許多，不待一一列舉。

四、未來的廣播

許多亞洲國家，於一九七〇年代，在廣播時數和語言增加上，是呈穩定的增長狀況。目前困擾它們是電力太弱，因此廣播達不到非洲、中東、歐洲及美洲的聽眾。另一困擾是節目是否有吸引力。總之，在八〇年代，亞洲電台的主要聽眾仍是各個國家，居留或工作於海外的國民與移民。

第五節 拉丁美洲

一、概述

在拉丁美洲，幾乎見不到政府經營的電台，此地電台的商業化更有甚於北美洲。但對國際廣播却不熱衷，原因可能是；地緣的孤立，未涉入二次世界大戰，濃厚的商業氣息等因素使然。幾乎每個國家都有上打的商業電台，所以國際電台就沒什麼意義了。再者，這地區幾乎每個國家的政府都不甚穩固，得勢的政府以能控制現有的電台為滿足，並不想設立屬於自己的電台。

古巴及阿根廷是唯一的兩個例外，他們有強大的國際廣播。阿根廷國際廣播電台，是在一九四九年開始，主要目的在公開貝隆政府（Peron Government）的成就，並反擊任何攻擊它的外來批評。此電台分別以英、法、德、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語向美國及歐洲廣播，但三十年來此電台在廣播時數、電力、語言上幾乎沒有增加，唯一更動的是節目在一九七九年有所修改。另外秘魯私營的 La Voz del Altiplano 電台，在五〇年代來，每天有一小時的對外廣播；其次還有 Radio Nacional del Peru 在六〇年代初，每週有二、三天以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及日語向外廣播，但為時不久就取消了。最近，委內瑞拉與烏拉圭對國際廣播也有了興趣。委國在一九七四年，每天有四個半小時，以五種語言向外廣播。智利的國際廣播，在七〇年代很活躍，但因經濟緊縮，在一九八〇年，曾一度停播。瓜地馬拉及尼加拉瓜，在一九八一年也開始小

規模的國際廣播。

二、巴西

一九五〇年代，巴西的兩座國內商業電台，開始提供小規模的國際廣播，但未久旋即中止。六〇年代謠傳有座政府支持的國際電台要開播，但直到一九七二年才實現。第二年，這電台即以英、法、德、西班牙、義大利、葡萄牙語廣播；七四年時發射電力已達二百五十千瓦，每天四小時的廣播，但截至七七年，因經濟因素而停播。但七九年，又開始廣播，但此時只以英語廣播，且每天廣播才一小時，到八一年才增加十五分鐘的葡萄牙語廣播。此電台擬出了一個頗具野心的節目計劃表，包括幾乎每晚都有的巴西流行樂（並有播放者做評論）與體育、文學、藝術、商業及經濟的特寫節目。就一般的表現而言還算不錯，但已有少數幾位播報者及撰稿人，儘量朝輕鬆幽默的風格走。

不過巴西這座電台的新聞報導，不夠批評性，因此聽眾若想從中對巴西新聞或拉丁美洲新聞，得到一個廣泛且客觀的報導，是不太可能的。

這座電台的經費來自由政府撥款資助的母公司 Radiobras，因此財政預算相當的緊，每一分花費都得經過 Radiobras 的核准。換言之，巴西也和一般拉丁美洲國家一樣，對國際傳播的意念，並不很堅強、持久。

三、祕密廣播

這地區除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五四年對瓜地馬拉，和六〇年代對古巴有進行廣播外，拉丁美洲可以說是很平靜的，一直到七〇年代，中美洲（主要是尼加拉瓜、薩爾瓦多、瓜地馬拉）戰事起，才促發了許多祕密電台的興起。大部份可能得自古巴或美國的援助，而許多與尼加拉瓜戰事有關的電台，則紛紛停播或變為官營，如Radio Sandino。同時，也有許多新電台的興起，如反對尼國Sandinista政府的Radio Quince de Septiembre，與薩國Farabundo Marti 國家解放前線的Radio Venceremos。更有古巴流亡者所經營的電台，這些電台多數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有發射基地，電台名為Radio Cuba Libre。祕密電台很強調新聞與革命樂曲。

四、未來

一九八〇年代，除祕密廣播外，國際廣播將不會有何發展與增加，因為政府不以為此有利可圖，故不願做投資。他們似乎只想當個接受者，而不願成為國際廣播的播送者。

第六節 結 論

國際廣播在第三世界發展的很迅速，但不夠均衡。如內撒哈拉非洲有半數就沒有，在太平洋

群島國家更付之缺如。原因很明顯：有些第三世界國家，不認爲國際廣播是必要的。另外，國際電台的設立或擴大，通常決定在這國的領袖，是否有國際性野心或哲學意識。但也有的國家，沒有這類的領袖，同樣也能發展出相當程度的國際廣播電台。一般而言，第三世界國家成立國際廣播電台有下列原因：(一)對付鄰國的廣播攻擊；(二)主動對鄰國攻擊；(三)解放殖民統治下的國家；(四)藉此和海外的國民及移民溝通。很少國家設立此類電台是爲了讓世界其他地區知道本國的生活狀況。

因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廣播電台，爲數之多，與意識型態分歧之大，均使我們無法歸納出一綜合性的敘述，不過以下之歸納可助了解：

(一)幾乎所有電台都由政府資助，而成爲國家廣播的一部份。因此泰半受制於政府，所報導的內容也較平淡。另外只有極少數的電台，被政府視爲對外交政策有重大關係。

(二)除了秘密電台外，大部份電台的節目都偏向於軟性內容，如音樂節目，佔了文化節目的一半，或許因安排最易，花費最少的緣故。

(三)這些電台似乎特別喜歡任用自己國家的國民爲播報員及撰稿者。如此一來，電台在提供外語廣播上則易受限制。在第三世界國家內，精通外語的人才不多，且先爲政府及企業機構網羅，因此受僱爲播報員及撰稿者，在專業技能下就比西方與共產國家者遜色多了。

(四)第三世界沒有對國際廣播做調查研究。但對聽衆來函所做的評議則非常接納，也許因爲，這是唯一的回饋來源吧！

(五)儘管第三世界國家的國際電台在電力上，普遍有增加，但却苦於無足夠的好頻道。因此即使它們想廣播得更遠一點也無法做到。另外發射設備常常破舊不堪，使得問題益形嚴重。

儘管國際廣播在第三世界國家有這些困難，但大部份電台的活動是會繼續擴展的，不過問題就在，這些國家財力有限，電台規模又小，是否國際廣播在拉丁美洲會普遍起來？在太平洋島嶼國家與加勒比海地區，若要使國際廣播獲得重要地位，是否仍待很長的一段時間？

第十一章 信仰之音

第一節 前言

熟悉美國廣播史的人都知道，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就有宗教團體經營的電台；這些電台的目的，是向一些無特定信仰的人傳播福音。因其他國家幾乎沒有宗教組織自辦的廣播電台，因此美國乃為第一個有宗教電台的國家。

美國第一個宗教電台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開播，電台名稱是時兆基督之聲（*Heralding Christ Jesus Blessing* 簡寫做 HCTB）。但和一九三一年二月在梵蒂岡市成立的梵蒂岡電台相比，為時較晚。而電力只有二百瓦，也不及梵蒂岡電台。這二電台在節目政策上，則有顯着的差異：梵蒂岡電台是為天主教徒服務的一個電台，特別是偏遠地區的天主教徒，因此節目大都是一些談話和彌撒。而「時兆之聲」電台對信教或未信教者都有興趣，特別是未信教者。因此節目中常播送福音教義，宗教音樂和介紹聽眾受洗成爲基督徒的特殊例子。

因此這兩電台互不相干、各自相安。一九四八年，美國新教派又設立了一個電台，但地址則

在美洲本土以外的地區：馬尼拉，電台名爲遠東廣播公司（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簡稱 FEBC）。開始廣播只在菲律賓境內，但很快就擴展至亞洲其他地區。

此後二十年來，國際宗教廣播有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在亞、非二洲，美國也不例外。大部份新成立的電台都由美國新教組織所支持，少部份則來自歐洲的支援。一九五四年利比亞出現了永愛非洲電台（Eternal Love Winning Africa·ELWA）；坦及亞（Tangiers）出現了 Voice of Tangier 電台。韓國於一九五六年也成立宗教性的 Team Radio。在舊金山區 KGEI（友誼之音）電台在一九六〇年也開始廣播，並成爲 FEBC 的一部份。同年，Trans World Radio 取代了 Voice of Tangier，而在蒙地卡羅開播。一九六三年又有布蘭地（Burundi）的 Radio Cordac 電台成立，和伊索匹亞的 Voice of Gospel 成立。一九六二年，美國賓州的紅獅城也成立了 World in Need of the Bible（簡稱 WINB）。一九六九年，近馬尼拉也成立了一個天主教會電台 Radio Veritas。麻薩諸塞州的 Family Radio。一九六九年在 Seychelles 島，設立遠東廣播協會（Far East Broadcasting Association 簡寫爲 FEBA），原先它是遠東廣播電台所屬電台，但現在它已獨立，並受英國的支援。

以上看出，電台成長數確實可觀，但事實上真正成立的電台數則數倍於此。若以每週廣播時數來算的話，現在至少其中四個電台：Vatican Radio FEBC、HGJB 和 Trans World Radio 可排名於國際廣播電台的前二十名。許多電台的廣播語言甚且在十種以上。較大的電台擁有一萬千瓦電力的設備，已爲常事；一電台在多國設有發射台也不足爲怪。七〇年代普通的國際電台

，在時數及語言數量上是維持穩定的狀況，但宗教電台則有迅速的成長。舉例而言，FEBA在六九年時，只有少數的廣播語言，但八〇年時，數量增至二十一種，每週廣播達約一百二十小時。

另外事先錄製節目，以供在其他國家發射台播放，也有迅速的成長。如美國的 Adventist World Radio (AWR)，在七一年時，只有一個廣播節目、一種語言、一個發射台，但到了八〇年時，有二十四種語言，六個設在不同國家地區的發射台。另一顯着的例子，是瑞士的 IBRA Radio AB，八〇年時，廣播語言有二十五種，分別在葡萄牙和馬爾它島廣播。上述兩電台的節目，大都只有十至三十分鐘，廣播語言，有許多每週只出現一兩次，不過從其成長活動來看，確是很驚人的。

成長是要付出可觀的代價的。教會組織是主要的經費來源。另外經費的獲得，也來自聽眾的私人捐助，與賣出廣播時間給想要播出自己節目，而又無自己電台的教會團體。

通常節目的特性，會受到提供經援組織性質的影響。如賣出許多廣播時間的電台，在節目的特性上，就有新教正統教派或原教旨主義 (evangelical or fundamentalist) 的色彩。若電台的播放節目大都是自製的話，在風格上較有一致性，宗教取向也較特殊。不論何者，通常這些電台所播放的節目均會反映當地的生活情態。電台這麼做，是爲了獲得地主政府的支持，同時也是遵守它和地主國所做的商定。例如 ICJB 和厄瓜多爾政府所協定的條件之一是，「時兆之聲」有義務替厄國加強文化上、社會上及旅遊上的宣傳，並助其整合性的發展。另外「永愛非洲電台」和利比亞政府的商協議條件之一是，ELWA 的廣播，需包括政府的廣播，如非政治性的節目和總

統的聲明。

新聞的自我檢查或政府檢查，也是電台能繼續廣播的條件。據 ELWA 的一名人員說，電台在準備播放新聞時都非常謹慎，絕不涉及對政府或其領袖的批評，並盡量符合當地的政治現況。

就某方面而言，電台乃成爲地主國內政外交政策的工具，特別是設在國外的發射台，情形更是如此。

儘管所有的宗教電台各有特性，不過仔細分析以下四個電台 TWR、HCJB Vatican Radio 及 ELWA，就能對國際宗教廣播的性質與範圍，得到一個較爲周全的印象。

第二節 全球宗教電台 (Trans World Radio ; TWR)

創辦人 Paul Freed，本在五四到五九年就已成立了 Voice of Tangiers，後因摩洛哥政府的命令而停播，於是 Freed 在摩那哥 (Monaco) 找到發射地點，這個發射台的裝備是二次大戰時德國建立的。節目的一部份來自美國，由不同的宗教組織所製作。但大部份節目是由歐洲、中東的錄音室製作出來的，因此 TWR 的廣播語言包括阿語、希伯來語、英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俄語及其他東歐和北歐語言。

現總部設在新澤西州。當初在摩那哥建立電台後，Freed 更進一步想建立一座傳播到西半球的轉播基地，於是他向 FCC 上訴請願，但 FCC 當時曾短期的凍結了廣播執照的許可，因此請

願被駁回。後來他獲得荷蘭政府的許可，於一九六四年，在荷蘭安地列斯（Antilles），建了一座轉播基地。此後，在斯里蘭卡、史瓦濟蘭及關島又增設發射台，另外又安排蒙地卡羅電台的塞浦洛斯（Cyprus）電台，每天租讓一小時的廣播。

TWR 全球佈有轉播台，因此是宗教組織爭相購買廣播時間的對象。這些組織只要付使用廣播時數的錢即可，這筆錢就是電台兩大收入的來源之一，另一來源是聽眾的捐款。TWR 不像其他宗教電台，它直接以公司的頭銜名稱 International Evangelism, Inc. 來經營，且與某特定的宗派無任何牽連。

因此它才能自由的接受它希望的節目，但如此亦有其弊，那就是，它不和特定的宗派教會有隸屬關係，因此教會爲其籌募基金的利益就得不到。但它目前財政狀況仍算完善。十五年之內，轉播台從一個增至六個；語言從二十個增至六十個，到了八一年，甚且已達到七十五種語言。外語廣播大部份在國外錄製，一些則自電台本身負責，另有一部份是其他宗教組織所製作的。節目均很簡短，每種語文每週才出現一、二、三次不等，每次出現不過十五或三十分鐘。正因爲節目短，又大半是國外錄製，所以 TWR 才能保持較低的成本。

廣播節目幾乎百分之百是宗教性質者。一些節目乃爲加強已是基督徒者的宗教信仰，一些則在勸服還不是教徒者入教。在某些語言廣播中，特別是以英、西班牙語向加勒比海區及拉丁美洲廣播，極少有音樂及新聞，宗教談話幾獨佔了整個廣播時間。TWR 也鼓勵聽眾來信，在七六年，電台就收到三十萬到三十五萬封的聽眾來函，信中內容有的在表達它對某些節目的欣賞，有的

則表示願意入教。TWR 沒做效果調查，但從聽衆來信，已可證明它的效果了。

第三節 時兆基督之聲 (Heralding Christ Jesus Blessing; HCJB)

時兆之聲只從一處廣播，但其發射台却有好幾個安置在安地斯高處，以十四種語言廣播。除丹麥語每天都播放外，其他的則每天播放時間長短不等。音樂節目中，不僅限於宗教音樂，特寫節目、新聞廣播等都常出現。

時兆之聲對聽衆調查特別感興趣，如果有事實依據證明目前的方式不對，它很願意接受建議而修正。它並不牢牢堅守基督教義的原則，而願意採取多種途徑來完成傳教目的。時兆之聲的廣播對象包括信教者與未信教者，因此在節目上也有分別，以求最佳的廣播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信仰改變這件事。因聽時兆之聲而改變信仰的人，有的早已是基督徒及其他教的教徒。由於電台設在拉丁美洲，所以廣播對象主要是天主教徒，而的確也使得一些天主教徒改變信仰。實際上，時兆之聲的廣播主要在保住一些信仰自由受限制的國家之基督徒，如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及蘇俄。

另外，時兆之聲和厄瓜多爾當局有協議在先，因此節日本身有一部份必須和厄國有關，像它可提到厄國內部的罷工及政治反對事件，它是支持厄國外交政策的。

時兆之聲有極少部份的節目，是由其他基督教團體借播的，電台就收取出借報酬。時兆之聲

在基多（Quito，厄國首都）城有個自己經營的水電廠，其發電量除供電台自給外，還出賣給厄國，這也是時兆之聲經費來源之一。另外World Radio Missionary Fellowship，在總部所在處佛羅里達州，也從事募款工作，為時兆之聲籌措經費。多數電台人員都自願尋求贊助的教會團體，以降低電台經營的成本。大致言之，一個甫設不過一、兩年的電台而能創出目前頗具規模的狀況，可見其財政狀況不惡。

第四節 梵蒂岡電台

絕大部份的國際宗教電台，是靠出售廣播時間及聽眾捐款來維持的。但梵蒂岡電台則完全由教會本身來支持。此電台是最古老的國際宗教電台，一九三一開始廣播時，即獲得當時最新的錄音設備、一個十千瓦的發射台，並得到「收音機之父」馬可尼（Marconi）的技術指導。馬可尼也是後來在教宗就職廣播中，向大眾介紹教宗的人。

這電台一開始就被認為，是教宗向全球天主教徒做溝通的一種工具。無論梵蒂岡發出的新聞、教宗演講、禱文、及聖彼德教堂彌撒的慶典，都是廣播的內容。有些內容依神父的語文翻譯能力，而分別譯成歐洲國家、亞洲國家及非洲國家的語言。音樂節目極少見，一般新聞廣播更付之闕如。

二次大戰時，特別提供了一種廣播：為戰俘、難民等傳達外界訊息，並對法西斯主義做了批

判，不過基本上節目安排仍無顯著的改變。一直到四〇年代末期，中歐及東歐對天主教信仰設下一些限制後，才使得此電台採取積極的行動：以更多的宗教節目向這地區的人們廣播。另外它也增強了電力，國外的天主教徒，也紛紛以私人捐款來資助它。

在六〇年代末以前，電台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廣播，變化極微，直到六〇年代末，電台的行政者認為年輕的聽眾不可忽視時，廣播才有了明顯的變化。於是在一九六八年首次做個「寓宗教於流行樂」的實驗廣播，這構想乃是想使年輕的一代，從歌曲中去了解性靈的價值。流行樂不過是個理想的媒介橋樑。

另外，它對只播報有關天主教世界的新聞一事，也從新考慮，是否一定堅持這種做法？但二次大戰的破例，使得電台當局認為播放一些俗世的新聞，也無不可。於是此後，節目內容稍有放寬，如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日，就出現一段有關越戰的報導。

然而在七〇年代初，這電台頗遭指摘，批評的主要重點是，廣播的質不夠專業性，原因是缺乏整個的節目政策，缺乏夠資格的人員，行政僵化，不願意接受外界的評議。今天，許多聽眾仍可發現，多數的電台節目，除了對神學家有意義外，一般人是嚐不出其趣味來的。另外，因播報員單調的聲音與很重的口音，使得節目有時很令人不快。

其次，儘管今天天主教本身發生很大的爭權，但此電台却少有反映。宗教對生育控制的宣告出來之後，也不見有反對的聲音出現。梵蒂岡對某些自由派的神學家做番批評後，就聽不到被批評者的反駁之辭。由於電台是直接向梵蒂岡秘書處負責，所以這種情況在最近幾年內是無法改變

的。電台的三十種廣播語言仍舊是以天主教義之名繼續廣播下去。

另外，有從馬尼拉向亞洲廣播的電台 Radio Veritas 就比上述電台開放，較具有實驗及萬國的特性。此電台主要財政支援，是非律賓的天主教會，另有一部分則來自歐洲的天主教。以十種語言，分中、短波向外廣播。廣播節目包括世界新聞、地區新聞、音樂、天主教會的新聞、及在亞洲舉行的各種會議、慶典。值得一提的是：這電台對其他宗教的慶典並不排斥，均有廣播，它也不認爲天主教比別的宗教更高超。

第五節 永愛非洲電台 (Eternal Love Winning Africa; ELWA)

「永愛非洲電台」像其他原教教徒 (Fundamentalist) 的國際電台一樣，特色是堅忍、信仰，發展的能力很驚人。它在一九五四年開播時，只有英語和極少數的利比亞語言，但五年內，迅速增加了法語、葡語、阿語、及西、中、東非的一些語言。另增加了一台五十千瓦的發射台，比那時當地其他電台的發電力要强得多。

其節目的信念多年來未變：將福音傳播給大陸的信仰者和非信仰者。這個信念和其他原教徒電台，如時兆之聲、遠東廣播電台無差別，但在實行這信仰的作法上就有顯着的差異。它提供了純粹的基督教樂曲。它不以音樂作爲吸引聽衆的誘餌，因此節目製作上很謹慎，少有接受外界的廣播節目。外語節目大部份也是自製的。

「永愛非洲電台」的許多廣播節目，尤其是英語廣播節目中，都有新聞播報，不過多數新聞乃來自其他國內外電台的新聞。節目中很特別的一項是體育節目，此電台認為播放體育節目，適足以表示上帝是很重視「全人」(whole person)。

它的外語廣播，特別是西、中非語廣播，都很簡短，約一刻至半小時；每週一、兩次。另外重要的是，大部份的節目在推動由蘇丹內地傳道會(Sudan Interior Mission)所籌運的傳道中心。它鼓勵聽眾去拜訪教士，以獲得更多的基督教義。它沒興趣從事於和其他傳道組織建立合作關係。

第六節 回教電台

回教電台的設立目的是爲了伊斯蘭教(Islam)。因回教社會裏，政教不分，所以電台是由國家當局經營。最早的電台是一九六二年在埃及成立的聖可蘭之音(Voice of Holy Koran)。廣播是以中波(六十千瓦)及短波(一百千瓦)，每天做七個半小時的播音，節目因而重複是常有之事。節目以阿語廣播，內容大部是可蘭經文、可蘭經文的討論及回教寺院的演講。因此台是阿拉伯大公國的埃及廣播公司之一部份，因此經費直接來自阿拉伯大公國，所以不必爲聽眾捐款或出售廣播時間以賺取經費而煩惱。

另一回教電台，沙烏地阿拉伯的聖可蘭廣播電台，設於一九七二年。事實上分兩處廣播，分

別是麥加及利亞德（Riyadh）；後者每天廣播十八小時，前者十六小時。兩者均強調可蘭經經文的閱讀、演講及討論。

利比亞也在一九七五年，開始每天十二小時的廣播。發射台位於Tripoli港的一艘船上。強調的節目內容與上述電台無異。

不過兩個電台，並不想去改變聽衆的信仰，它只想去加強信仰者的信心。儘管伊斯蘭內部分裂，國家間有嚴重的政治衝突，但所有電台都盡量避免宗教與政治的爭論。

第七節 廣播聽衆

大都數電台均以分析聽衆來信、來知曉節目是否成功，並發現聽衆的背景如何。就多種電台研究結果顯示，儘管電台彼此相距甚遙，但聽衆在某些特性上却很類似。推測原因可能是：

(一) 電台本身大致遵照相同的製作方式與取材；

(二) 電台乃基於相似的宗教信仰；

(三) 廣播的對象幾乎全是開發中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

聽衆過半是男性，而年齡約在四十以下，一般教育程度，約高中與小學之間，城居者，但若要指出主要的信仰則較難。就以喜歡的節目而論，新聞廣播和宗教音樂是最受歡迎。再者，因每一電台的節目製作來源很多，遣詞用字不一，有時口音光怪離奇，因此聽衆是否能聽懂就是一項

很有趣的問題。就FEBC在菲律賓所做的調查發現，某些播報員、某種經文對一般教育程度的聽眾而言，是難了一點。

因聽眾調查是花錢費力的工作，所以很少有電台會做系統性的調查研究。除金錢考慮外，有的電台對研究的態度是：研究調查是沒必要的，因為電台的工作是有神靈引導或鼓勵的；有的電台則以為，他們寧願供給轉播設備給其他電台，若這些電台想知道他們的聽眾群，他們自己去做調查研究好了。

總之，純以聽眾來信做比較，那麼最大的幾個宗教電台的聽眾人數，與非宗教電台人數量是不相上下。

第八節 國際宗教電台與外交政策

因這些宗教電台在異地設台的情況很多，為維持與地主國的良好關係，因此節目的設計就必須迎合地主國的喜好。像在厄瓜多爾的時兆之聲電台、在菲律賓的遠東廣播電台與梵蒂岡電台。因此這些電台多少都有認同當地政府的傾向，一九七二年，Radio CORDAC 電台的美籍人員在一場種族衝突中被殺後，這電台則避免發表任何攻擊當地政府政策的廣播。「遠東廣播電台」是菲律賓一九七二年宣佈戒嚴法後，特允獲准繼續廣播的電台之一，這是在菲國境內極特殊的待遇！

因許多宗教電台的支持者，來自美國本土的宗教組織，所以聽眾很可能將電台的廣播，視為美國對這國家政府的認可。另外，支持這些電台的機構，也可能向美政府要求在國外設台的援助，或協助解決與當地政府之間產生的一些問題。

此外，美國軍方也會直接支援某些電台的活動；因為宗教電台的反共性很強，這是美軍所歡迎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廣播內容和外交政策作法有些關係，特別是美國外交政策。其實所有的國際電台，多少都反映了官方的觀點。

就國際廣播而言，宗教廣播可稱得上是個「成長的工業」，除非頻道缺乏，否則其成長無可限量。

宗教電台蓬勃發展之際，也同時受到批評，例如：有人攻擊這類電台佔了正常國際廣播的頻道，也有人攻擊廣播內容重覆了國內電台的廣播，另外有人以為宗教電台表現出一種自傲不群的態度。對這些指責，固有其部份真實，但批評之辭都過於主觀。

宗教電台具有政治性影響是不爭的事實，特別是美國外交政策和外交關係。有宗教電台設立的國家中，許多都有人權的問題。這些電台如何影響聽眾，對美國人權立場的觀感？這些電台如何從基督教觀點，來處理人權問題？這是電台反共的立場如何和美國外交政策配合？它們又以何種方式，來支持其地主國？對於以上問題，我們無法提出完滿的答案，許多不了解之處仍待進一步研究。

第十二章 聽眾調查——誰在收聽？我們如何得知？

已故英首相邱吉爾曾形容蘇俄是：「謎中神秘之謎」。這句話恰好可適用於國際廣播的聽眾。工業化國家的人民，已習慣從書報中看到一些統計數字：有多少人聽收音機、多少人看電視、那一台或那一節目他們較喜好，某一節目是否男性觀眾多於女性，年輕觀眾多於年長觀眾、凡此等等。有些文章，偶而探討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大部份工業化國家之所以熱衷於這些調查研究的原因，是許多機構及人民想要知道問題的答案，這些問題包括：觀聽眾的數量及成份、觀看的原因、與效果等。調查結果可做為廣告決策之用，設計新節目、進一步政府立法的參考等等。因此聽眾調查確是一種很龐大、很複雜的企業。美國每年在這方面的投資有好幾百萬。

但開發中國家，對聽眾調查的需要與上述國家比較，則不可同日而語，而且它們也無能力去做。不過東歐及蘇聯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已具備有這種調查的能力，然而這些地區對政治性事務敏感，因此在調查時就不能如此隨意的發問，即使是調查的結果也不輕易公開。上述兩種情形對國際廣播的聽眾調查，造成很特殊的情況。

通常一般認為，大眾媒介在質與量上能充分提供服務的國家中，其收聽國際廣播的聽眾會最少。事實上，就是這種國家的聽眾調查最複雜。以下是幾種聽眾調查法：

第一節 隨機抽樣調查

此法常見之於工業化國家，因工業化國家能提供充分的母體資料，以供科學化的隨機取樣。另外因大部份人口集中在都市區域，所以在收集資料上索費較低。資料的收集可由面對面接觸、郵寄問卷、電話訪問等等。

只是主持一項國際廣播聽眾的隨機調查之費用，就足以令人怯步，譬如一項樣本一千人的中型研究，所需的費用從二萬五千到五萬不等。而許多開發中國家本身無此類研究機構，須藉助外來公司之力，這益增費用的困擾及冒「外來者偏見」的危險。

其次許多政府，並不關心這類的調查研究。再加上，許多國際電台的廣播，並不是針對普遍大眾，所以隨機抽樣中，十個有九個受試者，根本沒收聽國際廣播。

儘管隨機抽樣有這些缺點，但許多國際電台仍用此法，如BBC、VOA、DW等。另外有針對某些特別聽眾所做的調查、特別是國際廣播的經常性聽眾，因為過去研究證明，這些聽眾較具代表性。

第二節 聽友來函分析

大多數國際電台會要求聽衆來信，有的甚且以競賽贈獎方式鼓勵來函。大一點的電台，每年可收到二十萬至三十五萬封信。不過大部份來函不外索取廣播節目表，或選聽流行歌曲。競賽性的來函就較具分析價值，因爲這類來函，常提供了聽衆的姓名、年齡、住址、性別、職業、以及此競賽消息，是自那個節目中收聽來的，及對此電台的一般收聽習慣等等。

有些電台做的更深入，常要求與賽者，就某特別主題寫篇短文，如東歐、中歐及莫斯科電台即採此法。獎勵的酬勞相當可觀，如免費到波蘭及蘇聯旅行一兩週。此法目的在從分析短文中，得悉聽衆對象是誰、廣播的各個論點是否已深根於聽衆心中、甚且想確定這些短文中的論點是從廣播中得悉的，並被接受。

這些短文亦兼具非研究價值：電台可擇文章的精要，做爲節目的材料。

有的電台專爲了解廣播訊息是否夠清晰，而設計一些節目播放，吸引聽衆就此來信指明。

聽衆來函調查除受限於識字、郵資等等外，尚有其他問題。首先就是大部份來信、除非電台有特別要求，否則都是褒多於貶，批評之函不多見。第二，寫信給他國的電台，很可能招來當地警界及安全機構人員的注意，特別是當這家電台，已被有關當局歸爲敵對的份子。第三，對於信息的真假無法查證。事實證明，有些信事實上是出自反情報機構來誤導電台的作法。第四，有些對電台具有相當重要性的聽衆，如政府官員、商人、女性、老師，可能因忙碌或不想表達他們的觀點而不寫聽衆來函，凡此種種，均爲分析所遭遇的困難。

第三節 聽衆小組討論會 (Listener Panels)

國內廣播業者很少採此法。但BBC在二次戰後及一些國際電台則已行之有年了。聽衆小組討論有許多類型，各有利弊。其一爲「專家小組」(expert Panel)，討論的目的在發現，當其某些聽衆是居住在封閉的社會，郵件受到檢查、也不允許做任何調查時，聽衆對該台節目的可能反應是什麼？如何處理這些反應？美國之音(VOA)、自由歐洲(Radio Free Europe)、自由電台(Radio Liberty)等均有這些類型的小組討論，因其節目是針對東歐和蘇聯的聽衆。

專家小組的成員本身，要對該封閉社會的語文習俗了解得很清楚，甚至也曾在那兒住過一段時間。他們的工作主要是聽最近向該國所做的廣播帶子，然後判斷該國聽衆會有的反應。換言之，這是種角色扮演的工作，有的人能輕易的設身爲其聽衆，有的則否。

一九八〇年，「美國之音」對蘇聯廣播部份的專家小組，即曾提出許多語言運用方面的具體建議。不過，因小組人員認爲受過良好教育的蘇聯聽衆，可能因國內不易接觸到一些背景資料，特別是西方國家的發展事項，因此不太能夠了解某些廣播內容，所以建議在主要的新聞廣播上，應提供更多的背景性資料。另外建議廣播當前時事要有觀點立場，免得蘇聯聽衆誤以爲美國是個見解貧乏之國(Wishy - Wasby)。

專家小組的討論亦有其弊：(一)電台提供給專家們分析的廣播帶很可能不具代表性；(二)專家們可能以對該國不客觀或過時的想法來分析廣播帶，而造成結論的偏差；(三)專家小組討論可能受一人的控制，而這一人無法反映大多數人的意見。不過大致說來，此法在其非科學的限制內，仍甚可靠。

另一種調查法是「聽眾小組」(lay audience panel)，首先採用的是BBC，現VOA，尼德蘭電台(Radio Nederland)，瑞士國際電台(Swiss Radio International)及德國國際電台。調查方式是：就各廣播語文的聽眾來信中，挑出一些人，問他們是否願担任聽眾小組的研究者。成爲小組人員的聽眾，常常會接到問卷，針對某些特定的廣播、廣播型態及作法等等回答。問題則包括，播送的速度、內容的明瞭程度、在報導時可能出現的偏見。

此法缺失在：選爲調查者的聽眾小組人員，不是隨機取樣，且成爲組員者基本態度是贊成該電台的。因此缺失，故除非想調查的反應無他法可獲得時才用。不過，若這些組員對播報員的口音、速度及對節目的了解等等，感到有些困難，那麼電台可從他們的報告中可看出問題的端倪。有些電台應用此法時，很不嚴謹。例如，每次寄發問卷的聽眾小組都不一樣，選樣也極不科學，因此在分析過程中很可能有偏差結果，以致於難以令人信服。

此外VOA也發展出一套較難的小組調查法。此法得美國新聞處之助，在Kuala Lumpur, Lagos, Medellin Kuwait 及 Abidjan 處成立聽眾小組，每市均有二個小組，一個是由收聽VOA廣播的人所組成，另一是由不收聽VOA但聽其他國際電台的聽眾組成。再交付當地一

名訪員一些問題，而後由此訪員召開小組會議，組員討論各個問題，討論的結果，錄音下來轉述給VOA的社員備用。每一小組共有六次會面，討論問題的範圍包括：他們收聽國外電台的動機為何？各個電台的特色是什麼？他們以為各電台的新聞廣播可靠嗎？爲什麼呢？

此法的優劣處在：透過團體討論刺激特殊的反應；指出各節目做法的不同特性，做爲以後研究的參考。但是缺點也在，因小組人數少，若選擇不嚴謹，則分析的結果將無意義；再者若其中一員控制了整個討論，則集體評議很可能就變成一人評議了；且若帶討論的領導者並未遵守單子上的問題逐一提出討論；那麼此組討論結果，將與他組相去甚遠，無法做比較。最後因小組人數少，所以分析的資料其可信性就有保留的必要。

此法與他法尚有一點相異的是：在VOA的廣播與其他國際電台的廣播比較研究上，此法做得較多，也存有較多的資料。

第四節 內容分析

嚴格說來，國際廣播的內容分析不是聽衆調查，其目的在讓做節目者與主管人提供廣播主題及用語的啟發，免受「見樹不見林」的矇蔽。內容分析可呈現廣播內容的全貌。

其實，對節目做內容分析的電台爲數不多，因爲這些電台認爲，內容分析對做節目的決策並沒很大的價值。尤其是對封閉的國家而言，更是沒價值。例如，曾有許多電台對俄語廣播及華語

廣播內容做分析，結果雖然在報導的角度上有些差異外，所報導的新聞事件是一樣的。

另外，國際電台的廣播內容分析尚有一弊：分析的資料有些是依廣播稿而非實際的廣播，如此方便了文字、文意及時間數量的製符，但實際廣播所具有的特殊效果則無法以科學方法分析。例如，有些廣播稿負面的含意非以聲調傳之，是分析不出的。不過，大致而言，此法對製作節目群者，未能留意到的節目型態及作法，極具建設性。

第五節 實驗調查法

很少的電台，會採此法研究聽眾對特殊節目或一般節目的態度及觀感。但此法在工業化國家的國內廣播上則常見。理由是，該法所包含的運作變數不限一個。例如，要測一人的侵略性程度，首先讓其看一般暴力影片，然後再測其侵略程度是否有增。理論上，這種研究安排可幫助研究者，了解此節目是否促發或增加受測者的侵略傾向。

然因此法所費不貲，故對大多數電台而言不甚可行，但針對某特定廣播之理解程度做前後測試，則還可行；因為在實驗設計上較簡易，不需實際的操作變項。總括而言少有電台對此法感到興趣。

第六節 國內媒介的反應

此法目前已被運用，但在一九五〇年代，在對蘇聯共產集權國家廣播的西方電台，如VOA, RIAS, Radio Free Europe 及 Radio Liberty 中，則相當盛行。調查方法包括分析報章雜誌、廣播電台；以了解所提到來自西方的廣播、其次數、方式及理由爲何。如果該國內媒介的反應很頻繁、強烈，則表示此廣播已觸及敏感範圍，且聽衆很可能具有影響力，數量也不在少數。當然，這類調查具很高的推論性質，但不表示國內媒介無反應，就意味着廣播未觸及要處，未達到預定的對象。同樣的，媒介有反應也不表示此廣播就生效了。若不幸錯認事實，則將使廣播業者費時、費力、費財。不過此類研究，却有輔助其他研究的作用；例如，聽衆來函突然劇減，而媒介的攻擊指摘突然增多，再加上對該台廣播節目中具有普遍興趣之軼聞報導數量增加時，這很可能意味着該台廣播生效了，但遭致地主國政府的對抗，如增加對郵件的檢查等。雖然這只是推論，但此推論配合其他的資料，則將具說服力量。

第七節 軼聞野史

大多數國際電台，所獲得的軼聞野史，不外來自外國的外交使節團、國內媒介記者及在該國

的客座教授。因資料無固定型式，又非定期性供應，因此無法做科學分析，大都與其他資料併用。上述來源中，尤以記者最精於收集片斷的資料。

另外軼聞的來源，則是難民的談話，但因難民流動本身不確定，離國的原因亦殊異，不過若以標準化的問卷來訪問，則資料仍可收集得到。Deutsche Welle, VOA, RFE, Radio Liberty, 及 RIAS 都曾如此做。如果資料是有關難民仍留國內的親友之聽讀媒介習慣時，這種資料是相當有用。

此資料的缺失在，許多訪問中，難民所說的都是他們以為訪員想要聽的，真確性因而打了折扣。其次，因難民本身代表了一群很特殊的人口類型——很不喜歡原來的這個國家，因此他們對媒介習慣的感知，與對國際廣播節目的態度，就不夠具有代表性。

第八節 聽眾的電腦模擬

一九六〇年末，一些社會科學家，尤其是麻省理工學院，開始發展電腦分析法，來分析封閉社會中的聽眾群。此法在七〇年代迭經修改，於八〇年時計算出在蘇聯境內聽國際廣播的聽眾，他們的人口特性全貌來。而資料的來源則是七四—七八年間，從由蘇至歐的訪客，他們的會談中收集而來的。這些訪客代表了大部份的人口群，但就教育程度較差及鄉居的人口而言，其代表人數就遠較實際人口群的比率小得多。補救此點缺失，乃運用數學投射法（Mathematical Pro-

jective Technique) 又稱 Mostellerization 法來計算蘇聯境內國際廣播聽衆的確切人數。

當然，此法基於下列原因，亦有缺失：(一)由蘇聯至歐洲的訪客代表的幾乎是特權階級，因此其收聽習慣無法代表其他人口群的特性。(二)訪員是否確切執行訪問，恰當與否均無法監督，又無法向受訪者查證是否確實接受訪問，因此所得的資料不盡可信。(三)數學投射法本身並不如發明者所言，如此精確。無論如何，此法所得的資料可增加我們對蘇聯聽衆的了解，與其他方法獲得的資料，有相輔相成的功用。

第九節 國際廣播的聽衆

理論上電腦科技已如此精進，它應當可以將各研究結果整合起來，得出個聽衆群的全貌。事實上，這種整合工作誠非易事，理由有二：(一)資料性質差異很大；(二)在大部份類目中，如年齡群或職業等尙未一致。不過就過去二十多年來的各類研究結果，歸納出以下一些事實：

(一)以收聽國外廣播的經常性聽衆而言，西方工業化國家的人數比例最少。少有國家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五。但日本除外。東歐中歐及蘇聯的經常聽衆，則佔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五十。開發中國家的國際廣播聽衆，從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五十都有。但在上述二類國家中，以隨機調查的次數較少，因此上述數字並不是很可靠。以上數字並不包括世界危機事件，所造成收聽率增倍

的情形。通常一項世界危機發生後，聽衆人數常常會加倍。

聽衆群中以男性、城居、四十歲以下、平均受過中學教育及中上收入者爲多。原因在閒暇時間較多、對世界有好奇心、有能力購買收音機等等。另外，研究本身的型式及做法，也影響聽衆群的份子特性。例如有些國家不會以婦女及窮人爲調查對象。

收聽的特性似乎很一致，一般人每次收聽時數不超過一小時，且最常於晚間收聽，次爲早晨再次才是午間。一般聽衆每週常收聽的電台大約三、四個。

至於何台最受喜愛則難於決定，部份原因是很多研究中，未列入此項問題，部份原因是這問題很難令人回答，因爲受訪者唯恐誠實的回答，會惹來地方政府的麻煩，或受訪者，以爲訪員想聽何種回答就給予該種答案，結果資料的價值降低。不論原因，就已有的資料顯示：BBC及VOA是最受喜愛的電台。至於要找出理由說明，爲何某些電台比其他更受歡迎，這就更難了，因爲幾乎沒有研究列入此題。研究調查所包括的有：廣播是否清晰、收聽時間多長、選聽何種語文、節目類型及是否可信、正確度如何。另外從聽衆小組調查，聽友來函分析中，可看出聽衆確實會比較各個國際電台之優劣差異，特別是各電台處理新聞的方式。

在受歡迎的節目中，以新聞爲首、流行樂次之，在不喜歡的節目中，以政治性事件的評論及分析爲最。語文課程，在開發中國家特別受歡迎。

另外，不常涉及但對電台却相當重要的問題，却因種種因素，如花費大，必要的面訪勢所不能，收回資料後的分析歸納等比簡單「是」、「否」的回答要耗時，即使上述做到了，歸類後的

資料，仍待電台專員小組去濃縮組織，使這一大堆資料，能解釋究竟有多少人在了解某播報員的廣播很吃力？又有多少人同意此人收聽吃力的原因？等等，使得下列問題無法調查：(一)聽眾被吸引收聽某電台的原因何在？(二)什麼原因使他繼續收聽或不再收聽？(三)聽眾於收聽之後會和他人討論？若是，和誰討論？討論內容是什麼？什麼因素影響到對一項廣播節目的了解？若要求聽眾，就國際電台所報導的某一國家給他的印象做描述，這印象將會是什麼？

除金錢與時間的考慮，使電台無法完滿周到的進行聽眾調查外，尚有一個原因也使得聽眾調查，在節目企劃組看來不是頂需要的，此即：節目製作人、播報員及寫稿人，常依其多年旅居國外、或曾生長於國外，及曾任事於國外電台的經驗，而認為他們已對國外聽友了解很深了，因此不必再做這種費時、費錢的研究。

事實上，經驗與研究應並重，不過目前以擁護經驗論的電台似乎成了主流。

第十節 研究目的

國際電台做聽眾調查的目的，不外提供節目計劃人，他們的聽眾是那些人？收聽那類節目？廣播是否成功以及爲什麼會成功？並且也希望研究者和節目計劃人，在想要發現什麼？與如何以彼此能接受的方式去做？這二點能做到充分的溝通及共識。

但若高階行政者，不重視聽眾調查，或電台節目政策本身模糊，那麼即使調查研究再有意義

，也徒然無助於電台廣播的精進。

目前的情勢，仍是國內廣播的聽眾調查做得不少，但在國際廣播上所做的努力則為有限，此趨勢在未來的改變似乎不大。

第十三章 回顧與前瞻

本書首章，作者曾言，國際廣播所隱伏的問題重重，但爲何有人仍然從事國際廣播呢？理由在前述各章已陸續說明，也舉了實例。不論理由爲何，一個基本的信念是：國際廣播是值得努力，值得做好的工作。

此章將探討影響聽衆（即電台有效性）的五個因素，其次再論上述五因素所造成的影響力，最後再看看國際廣播的可能未來，並做結論。

第一節 國際傳播有效性的五因素

一、廣播的目標

許多電台似乎並不了解，他們想達到什麼成就，以及爲什麼想要成就的原因。也許以前他們有明確的目標，特別是在二次大戰時，或殖民時代時，然當戰爭結束，殖民終止後，這些原訂目標就不再如此重要，而經營電台每天所承受的壓力，使得電台成員無法離開一會兒，重新評估他

們的目標。也許他們認為，在一個快速變遷的世界中，有必要去設定目標嗎？不論原因為何，當今對設定目標及追求目標感興趣的電台已不多見。即使有，也是來自電台外一些機構的刺激。然而若電台沒有目標，就很難發展出一套廣播策略，更遑論計劃出有目的的節目來。

二、廣播策略

每個電台不一定有目標，也不一定有策略，但二者之不具備，其中並無必然關係。目標的設定有助於觀察策略是否生效。廣播策略分長、短期。大多數國際電台的策略是屬短期，造成的原因，是二次大戰為心戰宣傳而利用國際廣播所作的策略性作風。因戰爭緣故，廣播策略必須能迅速適應不斷改變的情況，故短期策略從那時起，成為一般普遍的做法。此法另一優點在：決策人於短期內可見其是否成效，若是，則可獲即時的滿足。此法若配以其他型式的行動，則會更顯成效。

短期策略亦有其限制：若未能和其他消息、某些行動謹慎配合，廣播不易被接受，電台的可信度也隨之喪失。儘管如此，短期策略在國際廣播上仍佔有一席之地，若在短期策略後有一套長期策略為依憑，那麼即使短期策略間彼此有衝突不一致處，仍無損電台在聽眾心中的可信度，如BBC在二次大戰及蘇伊士運河戰爭中所表現的實例。

三、節目計劃

一般而言，某語文所佔用的廣播時數愈多，其節目內容愈有變化。對大多數電台而言，主要內容是新聞性廣播，娛樂性廣播的目的只做爲吸引聽衆的「餌」。不過對「嚴肅」的聽衆來說，娛樂性廣播是否能成爲餌就很難說。因這裏牽涉到平衡的問題：二者應維持何種適當的量？若節目策劃人，想要提高電台的有效性，那麼他們應以電台的目標及廣播策略，來衡量節目的平衡。此外節目風格亦有很大的變化，從非正式到極爲正式。在過去二十年來，非正式的節目逐漸普遍，但仍以正式嚴謹者居主流。可能的原因是，聽衆希望電台廣播具有權威性，而正式嚴謹的節目，較易令人聯想權威的感覺。

此外廣播在傳達訊息功能上，極具親身性，因此在廣播稿的設計上應儘量以人性化的訊息向聽衆廣播。

四、行政管理階層的作法

上述三條件即使具備，但行政者對撰廣播稿者及播報員之所爲，一無了解的話，電台的有效性仍減低很多。這個問題，在使用多種語文的大電台中尤其顯着。由於資金及人事的不足，很少的電台，能夠非常有系統的操控各種外語廣播。像 RFEF-RL, VOA、DW 及 Swiss Radio International, 他們本身有正式的內部評鑑組織，來仔細評審其製作的節目，但事實上評審的工作，在某些語言上是每二年才一次，因此效果有限。

然而當撰稿人及報音員感覺，他們應受專業人員的禮遇，或當新聞本身特別具有時間性，管

理就不能過分的嚴格。有些電台，特別是處理大量國際關係的問題時，若撰稿人及報音員，故意作惡或翻譯有誤，那麼將來的廣播很可能極易傷害或激怒了其他國家的仇視心。

若電台廣播已建立其信譽，此信譽常有助於化解這些潛在危機，因它的聽衆在收聽理解時，會以電台的全局情境來體諒。

五、使用調查法

在十二章已說明，聽衆調查的必要。但若電台本身經營無目標及策略，那麼即使做了聽衆調查，也無法增加其有效性，頂多只能向電台的財政投資者顯示，該電台有多少聽衆而已。

許多國際廣播業者，通常不願做聽衆調查的原因有二：

(一) 他們認爲調查的方法不夠嚴密深入，無法探測出造成有效廣播的心理層面。

(二) 許多調查均由其指導，因此必然受限於現有的粗略方法，因而結論不夠有力。

目前可能的解決方式是，國際廣播業者，共同召開組織一個獨立的研究機構；來進行許多小規模「收聽國際廣播的心理」之研究，由此研究機構，去發展更適當的研究方法。這是了解國際廣播真象的一項有意義的起步。

事實上，很少有電台會考慮到上述有效性的五個因素。或許是他們不願承認目前的作法不合時宜、不實用。不過就可測度的方面來看，有些電台似乎是比其他電台來得有效，他們也常收到不同聽衆俱樂部及機構的來信，讚揚其廣播品質。像BBC即爲一例，也許BBC的行政人員不

會平等考慮這五項因素，但至少他們考慮到這五項因素。總之這方面仍待努力。

第二節 影響

儘管國際廣播行之有年，但其影響所知仍有限。也許是廣播業者，確實不知想期待什麼，也許恐怕結果令人失望而不敢問，也可能聽眾本身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不過就各種來源分析，可知聽眾認為國際廣播，確實有幾分重要性。

在幾次就有關美國新聞來源的重要性民意調查顯示，一般非美國民衆並不認為一些大國際電台，在提供美國消息時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VOA的角色地位最爲落後。但在一些媒介不蓬勃，且受政府嚴密管理的國家內，VOA的地位才稍見上升。另外就美國五種「媒介」——報紙、遊客、學生、通訊員及VOA對歐洲幾個國家的影響，所做的調查顯示，VOA的影響力最低，換言之，國際廣播和其他型式的傳播，在效果上落後很多。

上述現象可能的原因在：許多人對國際廣播實在沒興趣。就一項調查興趣程度的研究中顯示：受過良好教育、爲電台廣播主要的對象等，在興趣方面，程度稍高。然一般而言，國際電台對大衆的吸引力不大。

很多學生、商人、軍人、遊客從國外旅行回國後，和朋友談起該趟旅遊時，都可能會感受到一種對外國事物不感興趣的傾向。這些能親身接觸國外事物的人，都不甚感興趣，更何況普通大

衆，難道他們還會不嫌麻煩，從國際電台去尋求有關其他國家的消息？

上述所言，並不意味着國際電台，受到普遍的忽視。仍然有某些電台擁有一群數量相當的經常性聽衆；且若遇到重要的國際事件或區域新聞時，聽衆人數會更多。目前我們不知道的是，聽衆如何受廣播的影響，有關這方面的證明不多。

另有些學者，研究國際廣播，對外交事務決策的影響性如何？以及這些來源，在決策者心目中的重要性爲何？據許多研究結果顯示，國際廣播不是做決策者依爲憑據的來源。這原因很可能有以下幾點：

- (一) 被研究的國家都是在媒介工業蓬勃的西方國家，因此國際廣播就不是那麼的重要；
 - (二) 決策人所得到的國際廣播資料，是透過其屬下根據國內媒介簡報，或透過通訊社而得的二手資料，因此決策人不把它當成主要來源。
 - (三) 就一般大眾而言，欲知世界消息，國際廣播並非唯一途徑。
- 總之，如果國際電台要維持，甚至增加其目前的影響力，那麼應注意的地方有：
- (一) 節目主旨及做法不要隨國家政治領導權的變更而任意改變；
 - (二) 從更多的角度來報導新聞事件；
 - (三) 儘可能做到完全的正確；
 - (四) 爲國外聽衆提供更多的背景新聞；
 - (五) 以人性化的特色來廣播。

第三節 未 來

Sydney Heed 曾指出，大眾傳播媒介在很短的歷史中，已做過數次的調適改革，像我們所熟知的一些高度專業化的雜誌、電影及廣播節目內容等。而電視的發展，也多多少少為其他媒介重新指示方向。若國際電視，特別是經由直接廣播衛星播送者，也不斷在發展進步，到那時，國際廣播應該何去何從？有些電台會被迫解散嗎？有的會重新修正其節目程式嗎？

國際電視比國際電台具明顯的優點，如能同時顯象與發聲；戲劇及文獻能親睹，而不再是由「聽」來獲知；語言教學能有親身示範作用。但在新聞、評論、新聞的綜合報導與音樂節目上，二者互不遜色。

過去在封閉的社會裏，收聽敵人的消息會惹來危險的，愈是對敵人宣傳暴露愈多，所遭致的危險愈大。而收音機具高度的中立性、隱私性，不若書籍雜誌一旦付掉就無法改變。另外在未來的幾十年內，迷你化的電視機，不太可能普及化，因此國際電台在未來仍不會消失的。

儘管許多電台的運作成效，對其政府及支持機構，並無多大幫助，但在告知、娛樂及影響聽眾的表現上還算不錯。對有國際意識的人而言，助益更大：一具收音機就能傳達各種文化、各種觀點而付費最低廉。

未來這些聽眾，是否能和目前一樣清晰的收聽其喜愛電台的廣播，還是個問題，因強權競爭

及頻道的擁擠，可能會改變當前情勢。

直接廣播，未來仍是國際電台的主要方式。但要使頻道達到最有效的使用，就有賴國際合作與誠意。而不是用來醜化他國，詆誣他國，製造糾紛仇恨的工具。有關規範國際廣播的措施，在國際電訊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中，及一九七九年世界行政電台會議（World Administrative Radio Conference）中，已詳確討論及立法了。直接廣播在許多電台，特別是發射力弱的電台，很可能將來不易收聽到。目前以衛星來傳遞廣播訊息的實驗可能會成功，然而問題在：有多少國際廣播業者，有能力提供這種科技設備？此外，電台在尋求龐大財政支持時也愈為不易。許多電台在行政及預算上，與國內廣播界是相連繫的，而今面對電視巨大的財經需求，電台勢必難保現狀，更遑論發展。而得自立法直接撥款支援預算的電台，也許經營的會比較順利，但亦免不了突然被削減預算的危機，如BBC, VOX, REF, RI及Radio Nederland 的經驗即為實證。

事實上，很少有電台會中止其廣播服務，新的電台仍是年年出現。原有的基督教電台目前正在擴展，而國際商業電台也一直跟進。但一般說來，國際廣播的成長似乎走到靜止的地步了。

第四節 其他的問題

作者着此書之目的，在激發更多人對國際廣播的興趣，並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在每章節的末

尾均提出了一些未回答及回答不全的問題，作者希望這些問題，能激起有心人的研究靈感。以下是作者以爲欲進一步了解，爲何有國際廣播及它如何發揮功能，這二項有關的問題：

(一)設立國際電台及成立一種新語文廣播時，決策的程序是如何？決策程序中，所注重考慮的是公共政策？個人榮耀？財政考慮？抑或內外的諮商？若能多了解一個電台設立或一種新語文廣播的理由，那麼就比較容易了解及評量此電台的目標；從而給讀者清晰的概念，到底國際電台，如何配合政府或宗教組織的整個決策應如何制訂。

(二)每天的決策過程，特別是有關新聞和當前事務，其流變如何？就作者研究，八個主要國際電台新聞室的運作發現，電台在安排新聞播報時，大都依賴通訊社，及新聞發生國的國內媒介。但作者未發現的是，這些電台無一設定的計劃及指導原則，來指示應播報什麼樣的新聞，如何播報、取角如何？其實不論新聞廣播傳達何種意識型態，這些意識型態必然源於其所屬社會，且爲記者、編輯的意識型態。但我們仍要多了解，特別是在封閉社會中，電台內的決策過程的真象，如此我們才能評量國際電台，被用爲當作說服工具的程度及方式是如何。

(三)目前急需調查研究，來比較同一電台各廣播語文的內容是否有差異。因常發現同一電台的某語文廣播，對某國或某種政治體系，有很強烈的威脅的口吻，而另外的語文廣播，則非常平和。此差異的出現就因缺乏行政階層的管理。不論如何，一旦差異存在。首先應確定此差異是處理新聞的性質造成，而非因事件的選擇造成；那麼研究者即當從其社會語文的習用意義去了解，而不能固執着字典上一成不變的定義。